

学林

◀ (上接9版)

《〈国外杂感〉胡适昨在协和礼堂之演讲》，北平《华北日报》1933年12月1日，又见《北平妇女会昨请胡适讲演 题目为〈国外杂感〉》，《世界日报》1933年12月1日《教育界》

蒋廷黻反战立场鲜明，如他1931年12月4日在燕京大学演讲时认为南京政府放弃了战争的方式，而采用设立中立区的外交的方式来解决，他支持政府的不战亦不宣，反对众人以通电宣言或请愿的方式要求政府宣战的做法：“况且战争并非儿戏，如谓不宣不战是丢脸，宣而不战则更为丢脸，所以我们知识分子，在这国家危急之秋，决不应随意发言，试看我们近数十年来，每次与外国打仗，大都是一般士大夫，空口唱高调，主战，自己对于战争，一点不懂，只是空口言战，都是很明显的例子。”最后蒋认为欲永久解决中日东三省问题，只有用“经济合作之方式”。（《昨日燕大爱国运动周 请蒋廷黻讲演〈我国对日外交〉》，《世界日报》1931年12月5日《教育界》）

胡适在“九一八”一周年时说：“四十年的奇耻大辱，刺激不可谓不深；四十年的救亡运动，时间不可谓不长。然而今天大难当前，三百六十五个昼夜过去了，我们还是一个束手无策。这是我们在这个绝大纪念日所应该深刻反省的一篇痛史，一笔苦账。”并引用了陈寅恪岳父唐景崧在《请纓日记》里的事迹。（《惨痛的回忆与反省：九一八周年意见》，《独立评论》第十八号，1932年9月18日）蒋廷黻也在文章里说：“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，一句话，就是虚骄自负。今天打倒这个，明天打倒那个；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，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；好像我们的敌人越多越好；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，而美其名曰，这是‘革命外交’。……全国都变为空头支票的。好在还有一班明眼的外人，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，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，是无关紧要的。”（《九一八的责任问题》，《独立评论》第十八号，1932年9月18日）“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再不可说虚伪的话，作虚伪的事。电报不必打，宣言不必发，传单不必散，标语不必贴。……不要再在报上说什么扩大反日的工作。……中国的大患不在榆关，是在我们的心里。”（《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》，《独立评论》第三

十五号，1933年1月15日）这时蒋对民众大为失望，因而他们提出的对日经济封锁的主张根本无从实现，所以立场也有所转变。

吴其昌绝食

《北平晨报》随后于10月26日与27日分别刊出了（千家驹《论对日经济封锁政策》（一），编者按语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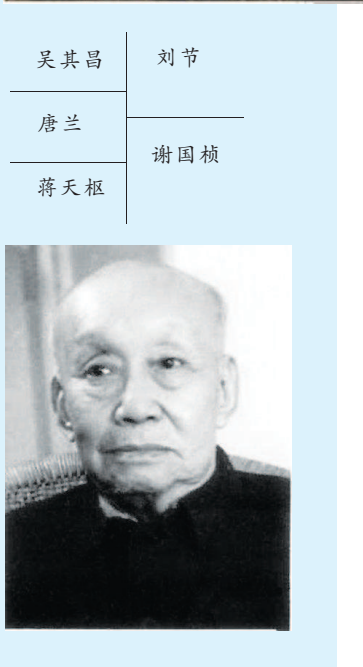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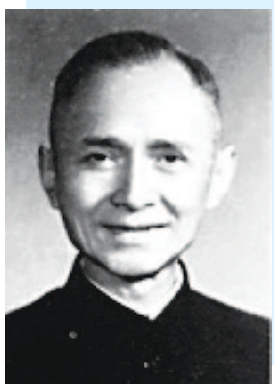
自《北晨学园》发表《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》以后，颇引起了各方面的同情与注意，在原则上，差不多没有人不赞成的。不过在办法上各人有各人的观察，家驹先生此篇文章，着重于“欲图抵制之长久，非由消极的‘不购仇货’，而为积极的‘提倡国货’（发展民族工业）不为功，但欲‘提倡国货’，必须有奖励民族工业，实行保护政策之中央政府。”

蒋廷黻又发表《东北问题的背景及其解决的方法》（一）（10月23日在北大反日会讲）。而在《关于〈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〉的通讯》里，读者金鼎枢提出要把此文翻印一万份，广事宣传。吴其昌回函说：“鼎枢先生：惠书拜悉，先生之热血赤忱，令人佩服无地，使国人尽如先生，则甲午之耻早雪矣。印度有甘地，而中国无甘地，此其昌之所以日夜扼腕痛心也。翻印一万分，无任欢迎，二万分更好，上海一隅，热血沸腾，长江流域民众，气节凛然，望多寄若干，必生巨效。”吴给瞿冰淼信里也说：“弟等之文出，不期社会颇博反响。足见此非为不可，现正密谋如何实现此事。”10月29日第五版《对日舆论》栏也刊发了容庚的文章《谨以二义告政府》，要求政府支持抗战。

11月21日，《北平晨报》刊出消息：

暴日入寇，两月于兹。举国人心，同深悲愤。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吴其昌氏致力学问，向不与闻时事，惟以东北事件，关系国家存亡，民族生死，悲愤忧愁，寝食俱忘。曾与傅斯年陈寅恪诸氏共同发表二十年武力经济绝交一文。刊载本报。昨得黑垣陷落警耗，宜受剧烈感触，特与其夫人诸湘女士暨乃弟世昌，决定绝食情愿三事……吴竟偕其夫人暨乃弟不知去向。家人友人闻讯，遍索终日不得，其友人刘节（北平图书馆馆员）氏，特托本报代登一函，挽劝吴氏。原函如左：

其昌世昌二兄，暨湘嫂钧鉴：绝食情愿，至佩热忱。惟兹事体大，非片时可决。国事陆危，需



吴其昌	刘节
唐兰	谢国楨
蒋天枢	

才孔亟。幸勿自为戕贼！如至时机紧迫，当相约从戎，竭热血以捍卫国家。此时尚需自摄，先复食，以慰同侪之望。弟唐兰 谢国楨 侯罅 刘节 蒋天枢同启。

后续报道说他们于11月21日乘车赴南京请愿（《吴其昌全家赴京 依然不进饮食》，《北平晨报》1931年11月23日），清华学生也派代表赴南京请愿，进行声援。《世界日报》于26日刊出消息：“清华大学历史系师生，自该系讲师吴其昌绝食晋京请愿后，莫不感奋异常，特于前晚召集全体大会，议决急电吴迅即复食，全系同学，除留少数同学留校组织后援会外，余均一律随请愿团南下，促政府实现吴之主张，并携有该会全体师生致吴函，面请吴即日复食言旋，留校后援会，现正努力工作，为使社会明了此次吴之请愿真相起见，已草就宣言，分致各机关，兹将致吴电文，附录于后，南京蔡元培先生转吴其昌先生，先生绝食晋京请愿，忠义可风，惟国难方殷，正宜积极奋斗，同人等誓为后盾，兹派姚潜等赴京面谒，恳为国珍重，即日复食言旋，为祷，清华大学历史学会叩敬（二十四日）。”（《清华请愿团百九十九人昨赴京 燕大全校电京声援》，《北平晨报》1931年11月25日；《清华历史学会电吴其昌

请复食》，《世界日报》1931年11月26日；《吴其昌弟吴世昌之血泪书：“明知此事为至愚至傻之笨干 特以激发漠不关心者之天良”，天津《大公报》1931年11月26日）吴氏一家于23日抵南京，24日晨获得蒋介石接见，他们随后到中山陵哭陵后，才复食。（《吴其昌复食 蔡元培有电到平 清华请愿团过济记 向中央将提四要求》，《北平晨报》1931年11月27日；《吴其昌复食经过 绝食历八十四小时 休养三二日即可回平》，天津《大公报》1931年11月28日）谢刚主在文章里，专门介绍了吴氏的事迹人品，借他人之口赞扬道：“吾国的病根，患在麻木不仁，不切实际，国家到了这步田地，仍是醉生梦死，幸亏军界出了马占山，学界出了吴其昌，为我们国家争一点面皮。”（《对于吴其昌君全家绝食之始末及其感想》，《北平晨报》1931年12月1日与3日）

陈寅恪比较器重吴其昌，他曾致函陈垣帮吴其昌找教职，说吴是清华研究院高材生：“吴君高才博学，寅恪最所钦佩。……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，如不能胜任，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。”（约于1929年9月13日，《陈寅恪集·书信集》）后来吴到清华历史系任教，也该是

陈帮助的结果，所以他们关系比较密切。这次七人合写文章，吴在其中起了重要组织的作用。而从弟子刘节、蒋天枢等人给吴其昌的信函，以及朋友袁同礼、傅斯年给蔡元培电报要求照顾到南京的吴其昌一家，还有清华史学会给吴其昌发的慰问电，可以想见陈寅恪对吴绝食一事的关切。

卢笏的文章《中国目前之急务》，也是研究对日经济绝交的办法。（《北平晨报》11月30日第九版《北晨学园》）瞿冰淼在《编辑余谈》里说：

自九月十八到现在，已经两个半月，日军侵略我国，有加无已，我国政府始终无一一定之方针，国际联盟反到有助日之倾向。中国处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唯一的办法，恐怕只有对日经济绝交。现在讨论经济绝交的人很多，本刊前曾发表陈寅恪傅斯年诸位先生的《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》（见十月十六日本报），颇引起各方面的注意。他们主张对日经济封锁，须借重政府的力量，有许多人对这政府发生怀疑，其实以政府的力量来对其它国家实经济封锁，不是没有先例的，不过我们要求现政府，对于这一点卖点力气，直是缘木求鱼。所以经济绝交只能靠民众的力量。以前蒋廷黻先生曾在本刊发表过一篇《经济绝交的根本办法》便是着重在民众的力量，是我们研究经济绝交很重要的一个参考。

这算为《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》一文的热烈讨论划上一个句号。

吴其昌谈及，当时（1931年）“十一月十九以前的一星期左右”，他和叶公超被梁思成邀到家中作客，碰到表哥徐志摩，当徐向林徽音介绍他后，林调侃说：“吴先生，你们怎么样啦？抵制日货？给你一篇文章，吓得我窗帘都不敢买了，你瞧！我们的窗，还裸体站着。”（《志摩在家乡》，载《北平晨报》1931年12月12日第九版）这算此文影响的一个小插曲。

因而陈寅恪赋诗感叹：“空文自古无长策，大患吾今有此身。欲辨辨亡还阁笔，众生颠倒向谁陈。”（《辛未九一八事变后，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，即相见后，即偕游北海天王堂》，1932年2月1日刊天津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，又见《陈寅恪集·诗集》。“空文”应该指《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》一文，另据刘永济年谱，10月18日，刘携全家随校南迁，租住北平绒线胡同，陈寅恪此诗应作于此，见刘永济《诵帚词集云巢诗存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）

▶ (下转11版)